

蜀山劍俠傳

46集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 第四十六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獨朗慧光呈寶相 靈生兜率火 羣飛星雨毀花容 誤放彌陀珠

前文李英瓊，殺了妖人唐雙影，往幻波池中飛降，不料赤手天尊卽勤，暗中隱形，緊附寶光之外，遁入仙府，幸被癩姑，傳聲道破，與英瓊合力，運用五行仙遁，將妖人除去，剛趕往金宮，想救辛凌霄出險，不料木宮有警，英瓊知道木宮所困，正是罪魁禍首，紫清玉女沙紅燕，不禁引發平日疾惡之念，立卽當先趕去，癩姑本要隨往，因覺辛凌霄可憐，恐其自蹈危機，臨走回身，向其囑咐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英瓊先到，便出了亂子，後來癩姑走後，辛凌霄因木宮，變出非常，金宮連帶受了反應，眼看危機一髮，幸而上官紅，感念知己之恩，冒險入陣，助其兵解，剛將元神救走，欲往中宮會合，易靜忽引朱文，石奇，趙燕兒，和女仙俞巒，雲九姑等五人，一齊飛來，說起翼人耿鯤，被天乾山小男大弟子師真童，用三連袋，把所盜天罡珠收走，衆人合力，除去耿鯤，李洪新友好友陳岩，突然現身，將滿空藍色妖雲點燃，震散消滅，易靜料知丁南公，不久卽至，太乙五烟羅，必須收回，欲將羣邪，誘入陣地，下餘由金蟬等分人抵敵，但嫌仙府人少，爲此將朱文等五人帶下，令上官紅，去往木宮，替出癩姑，按照盧姬仙示主持，上官紅領命未走，癩姑忽然飛來，見面驚告道，沙紅燕因爲瓊妹，毀他容貌，仗

着老怪法寶靈符，飛遁回山，老怪已由黑伽山起身，不可輕敵，請師姊速往中宮坐鎮，我到上面，等候他去，話剛說完，猛聽刀南公，發話示威，語聲如雷，連地皮也受了震撼，衆人方自心寒，忽聽一幼童，接口嘲罵，衆人料知李洪所發，小小年紀，這高法力，固是驚人，對方法力，何等高強，如何能與爲敵，俱都代他愁急，果聽刀南公哈哈大笑之聲，比起先前，還要強烈，易靜，癩姑，知道強敵，已被激怒，轉眼就到，雖有準備，也頗驚惶，立即分頭行事，這時，五烟羅已被易靜撤去，羣邪紛紛往池中飛下，癩姑正用傳聲，告知諸同門，小心戒備，猛瞥見余英男，由靜瓊谷中飛起，身後隨定一個，形似幼童，火也似紅的怪人，正朝羣邪撲去，認出月兒島，火海異人火无害，已被英男收歸門下，恐老怪趕來撞上，吃人的虧，正想傳聲攔阻，猛又瞥見英瓊，由幻波池中，突然飛起，此是老怪師徒的大對頭，如在池中隱藏，或者無礙，此時如何能出，暗怪英瓊胆大，一面傳聲警告，令其留意，忽聽四面天風海濤之聲，聒耳欲聾，空中却是雲白天青，祇殘餘諸妖黨，和諸同門對峙，尚在苦鬥，勢已不支，別的更無跡兆，風聲雖急，却不見風，斷定老怪已然發難，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又見英男師徒一到，火无害揚手便是大片太陽神針，銀電也似的針光，閃得兩閃，紛紛爆炸，衆妖人當時傷亡大半，英男聞得傳聲，已率衆同門，各照預計，往靜瓊谷飛去，下餘還有四妖人，吃英瓊追上，揚手發出紫郢劍，太白金刀，往上一絞，兩個當時了帳，下剩的兩人，也各負了重傷，癩姑恐他窮追涉險，方要趕上，身旁盧嫗吸星神簪，忽發警號，令其速退回陣，

同時，又見一道佛光，擁着兩個幼童，往靜瓊谷飛去，一閃即隱，因勢緊急，也顧不了許多，祇得往松坪仙陣中退去，因和英瓊至交，關心過盛，未及和竺氏三小姊弟問話，一到陣中，便朝外面觀望，連用傳聲，警告英瓊說，瓊妹該有這場險難，但非完全不可避免，如照預計，怎麼也可少却許多危害，敵人神通廣大，法力高強，雖以旁門成道，苦修千餘年，幾成不死之身，連經兩次大劫，俱被逃脫，長眉師祖那高法力，因恨其引誘師弟，血神子鄧隱（事詳蜀山前傳，初集稿已快完成，整理就緒，即行付刊，）兩次想要除他，以氣運未終，未能如願，各位師長對他尚有戒心，如何侵犯大險，英瓊也用傳聲回答說，日前煉那紫清神焰兜率火時，忽悟玄機，生出許多妙用，現在神焰不特與本身元靈相合，並使白眉師祖所賜定珠與之連為一體，使此仙佛兩家至寶，有互相感應離合由心之妙，此舉一則是想試探此寶威力，又以身受師門厚期，照理不應傷折，既然定數難移，與其勉強逃避，終於不免這場危難，轉不如沈着應付，聽其自然，既免敵人先入幻波池，時久生變，微一疎忽，被其毀損仙景，並還借此試驗自己道力，與敵人看看，癩姑勸他不聽，又看出英瓊面朝陣地，獨立在斜陽影裏，靜以觀變，人既美豔，加以仙骨珊珊，一身道氣，吃本山靈景一陪襯，休說常人，便天上神仙，也未必能有許多這樣的人品，知其夙根深厚，用功更勤，智慧定力，無不超人一等，祇管胆大包身，對於大敵當前，危機已迫，依然氣定神閑，處之泰然，但非驕矜自滿，一味胆大可比，表面從容，實則神儀內瑩，星光湛湛，真有心色宇宙，氣罩山川，而又嶽峙淵渟，與天同

化之概，將來分明是天仙一流人物無疑，難怪師長垂青，許其領袖英雲，表率羣流，獨領女同門，別張一軍，承繼師門法乳，與申屠諸葛阮岳諸先進男同門，旗鼓相當，分庭抗禮，自己雖得仙佛兩家真傳，入門較久，如論根骨福緣，先就比他不過，何況將來成就，本門竟有這等人物，真乃可喜可慶之事，正暗中贊佩間，竺笙忽然悄聲說道，師父留意準備，請往主持仙法，以備到時釜底抽薪，老怪物快來了，同時又聽吸星神簪上發話，令癩姑留意，無論英瓊和諸同門，有何危難，不到時機，千萬不可妄動，否則有害無益，因那仙陣妙用，必須到時，方能發揮全力，吸星神簪關係重要，因有盧嫗在南星原，以本身元靈，遙為主持，每遇緊急，能按需要，自行飛往應用，好在用法一切，日前見面均經指示，凡與此寶有關，如易靜上官紅等，俱都知道，此時祇應自保，以待化解，癩姑深知此老仙法神妙，遇前曾運玄機，潛心推算，吉凶禍福，早已算定，惟恐洩漏，不肯先說，連所佈置的仙陣，也都循序漸進，非到時候，不發揮他的全力，愁急無用，祇得如言去往林中所設法台之上，觀戰待機，剛一上去，便見台上現出一圈極淡的銀色光影，定睛一看，才知仙法，真個神妙，不可思議，連丕南公那高法力，事隔十萬里外，敵人的言動形勢，竟會被牠全數攝來，因在事前準備嚴密，預有仙法迷踪，顛倒陰陽，棋先一着，老怪空具神通，竟一毫也未警覺，不禁大為驚佩，喜出望外，一面按照所傳行事，一面朝那光影中仔細觀查，原來英瓊並非忘了老父李寧之戒，一則痛恨敵人凶狠貪殘，過於驕狂，沙紅燕這次來時，又抱必勝之念，先和乃師負氣，幾件至寶，

全未帶走，祇有老怪前賜的一件異寶，和一道神光遁符，藏在身旁，一直未用，後因伍常山驕敵妄動，如非敵人留情，當時慘死，想起滅神坊師門鎮山之寶，尚不能奈何敵人，被其收去，鄔勤所煉陸沈混元旛，眼看煉成，可將依還嶺全山，化爲劫灰，先給敵人一個利害，就算幻波池仙府，有五行仙遁防禦，暫時不能攻進，祇用此旛煉上三十六日，也必將那五洞外層煉化，再如無效，便勾動地肺中蘊積千萬年的太火毒焰引發，一任幻波池五行仙遁如何神妙，也將四外山石地土一切靈景，化爲劫灰，好歹也出一口惡氣，不料會被米劉二矮，兩個無名後輩，仗着峨嵋傳授，暗中隱形，掩入洞內，乘着屠霸和自己初見說笑，爲伍常山醫傷之際，潛入地穴深處，埋伏法壇之內，鄔勤驕狂自恃，以爲那旛本身，雖然易毀，但是法壇四外，有幾層邪法禁制，祇有當中法台，共總三丈方圓空處，壇前又設有照形邪法，敵人一到禁圍外層，立可發現，何況上面還有三個利害同黨，多大本領也難混進，一時自滿太過，又因法壇設在後洞地穴，離地三四百丈，最是隱祕，於是疎忽，那邪法照形，又是專注上面和洞口一帶，變爲照遠不照近，而米劉二矮，又是行家，本門隱形更爲神妙，一直尾隨到了法壇，便看清形勢藏好，因那妖旛關係尚小，最利害是毒火邪焰，妖人經數百年始積成，如不全數毀去，仍可重煉，加以入洞之先，因無妖人，飛遁神速，到得較遲，知道洞中盡是強敵，此來雖懷必死之念，事如不成，豈非自送，邪法利害，稍被驚覺，便無生理，正自發愁，在洞外隱伏待機，不敢妄進，忽然發現左近山凹中，有一幼童駕着一道紅霞飛墮，看出正教中高明人物

，祇奇怪怎會那樣年幼，因見妖窟邪氣太濃，無法走進，一時福至心靈，跟踪尋去，到時正遇幼童採了一株仙草，似將飛走，這一對面，越看出對方仙風道氣，功力極高，越發驚奇，忙即現身拜見，幼童見二矮不問來歷姓名，先自下拜，執禮甚恭，又問出峨嵋門下，越發投緣，略一閉目尋思，笑對二矮說，我姓陳，適才默用玄機，得知你二人此舉必能成功，便告以出入妖窟下手之法，二矮大喜，因聞此行功成必死，陳岩到時，願爲應援，又問小師叔是李洪好友，喜出望外，便將劍飛法寶，全數交與代存，日後與師父帶去，自帶黑眚旛趕回妖窟，正值屠霸剛到，妖人迎出，賓主四人正在說笑，立時乘機掩入，跟着鄔勤回壇煉法，忙即尾隨下去，冒着奇險，掩在壇後，一直提心吊胆，挨到妖旛快要煉成，旛上毒火邪焰，已全凝聚，先化爲無數藍黑紅三色的烟絲，往旛上投去，一晃不見，祇再煉上幾晝夜，便可如意施爲，鄔勤忽看出前洞有了警兆，沙屠二人因伍常山負氣，單獨飛去，正往外追，尙未覺查，心疑敵人尋上門來，妄想誘入洞內，一試妖旛威力，匆匆趕上，自恃禁制重重，未先將旛收起，他剛被陳岩用法力調虎離山，將其引走，二矮立照預計，將黑眚旛取出，發揮全力，將整座法台，與台土主旛，一起用黑煞絲裹住，跟手再把新學會的太乙神雷，連同乙木仙遁，一齊施威，兩下對撞，那萬丈毒火邪烟，未等發難，便與兩下妖旛，同歸於盡，因在法壇中樞要地，四外雖有禁制，並無用處，二矮本能逃走，祇爲貪功心切，志在轉劫重修，死生早置度外，因恐妖旛太強，萬一不能毀去，豈非徒勞，黑眚旛外，又將神雷木遁發出，功成收法，稍爲

緩一緩，鄔勤來去如電，聞得地底雷聲，知道中計，立時趕回，另一面沙屠二妖人，因追伍常山不上，也自飛回，如非陳岩法力高強，應變神速，志在救人，不與相持，仗着法寶護身，跟踪趕往地穴，二矮幾乎連元神也難保，就此，二矮本意大功已成，能逃則逃，但恐元神受害，正待隱藏一旁，相機出險，鄔勤已自飛回，料定敵人必有隱形仙法，人還未到，先將禁制，一起發動，合圍上去，經此一來，二矮宛如籠中困鳥，網裏逃魚，在重重邪法，包圍之下，略一逃竄，看不妙，各出先備佩刀，對刺兵刃，滿擬原身在法力運用之下，受那千百把飛刀毒箭，烈火妖雲，環攻之下，假意逃竄，可混敵人耳目，伺隙逃遁，那知妖人見妖旛被毀，怒火攻心，雖見敵人現身，已被千萬刀叉飛箭，絞爲肉泥，仍疑元神尚在，正待施展邪法搜魂，二矮元神，原仗仙法隱蔽，在刀叉火箭叢中，穿來穿去，眼看危急萬分，就在晃眼之間，陳岩忽然飛到，先是連人帶寶，化爲一道朱虹，縱入重圍，收了二矮元神，往外飛遁，鄔勤見人來救，心中越發激怒，忙用邪法，待要封閉出口，一面把那藍色妖雲，似狂濤一般飛趕，同時沙屠二妖人也自追到，正待兩下夾攻，陳岩正要還手，忽聽有人傳聲，令其速退，因憤妖人凶惡，冷不防揚手一大蓬金花，似暴雨一般，照準敵人打去，同時哈哈一笑，罵道，無知妖孽，我不耐與你糾纏，過日我往依還嶺尋你便了，聲隨人起，話未說完，霹靂一聲，揚手先是一片紅光，將藍雲擋得一擋，就勢撥轉朱虹，朝洞頂穿山直上，祇聽一大串吶吶裂石之聲，晃眼無及，便自遁去，三妖人滿擬四面邪法包圍，出路已斷，本身法力又高，敵人萬

無逃走之理，不料敵人竟會改下爲上，把那三千丈深的山石，穿裂而逃，其去如電，欲待跟踪，分頭追趕，轟隆一聲大震，山搖地動，震耳欲聾，整座山洞，忽隨敵人起處，崩坍下來，如非邪法均高，鄔勤，沙紅燕，均精穿山地遁之術，見勢不佳，不願追敵，忙護屠霸，逃到上面，幾被壓埋地底，這還不說，最氣是敵人祇是一道朱虹，耳聽發話，不見人影，逃時所發大片金花，不知是何法寶，其細如豆，來勢猛快，屠霸以爲敵人網中之魚，自恃必勝，微一疎忽，竟被打中了些，紛紛爆炸，闖了個遍體鱗傷，隨着傷處，化爲一種怪火，往裏溶化，其痛鑽心透骨，萬難忍受，雖幸沙紅燕帶有老怪靈丹，本身又精玄功變化，忙把元神離體，再行救治，殘餘火氣，雖被制住，但仍難於復原，爲此另尋同道解救，又耽延些時日，重煉別的法寶，才得尋來，始終不知那朱虹的來歷，沙紅燕觸目驚心，暗忖敵人如此利害，如無萬全之備，豈可輕舉，伍常山去往水宮求助，不知能否，急切間尋他不見，無顏回山見師，祇得乘着鄔屠二妖人煉法之際，飛往海內外，連借法寶，帶約能手相助，雖將火龍礁主龐化成，西海火珠原琪琳宮主者，留軒，車青笠，和上木島主商梧之子，巨靈神君商弘，商壯，連同查山五鬼等能手妖邪約來，本定到日一齊夾攻，誰知這夥旁門散仙，左道妖人，俱都成名多年，驕狂自滿，多半把事看易，以爲對方，祇是幾個入門不多年的，峨嵋後輩，至多仗着碧波池原有五形仙遁，憑自己的法力，還不是手到擒來，又都各生貪念，妄想捷足先登，把池中藏珍和毒龍丸已有，誰也不肯落後，紛紛搶先起來，沙紅燕無法，祇得同龐留車三妖人，連同

辛凌霄作一路，本意想仗龐化成日月五星輪之力，將太乙五烟羅破去，各持剋制五行之寶，飛入池底仙府，破陣報仇，誰知敵人早有準備，因自己這一起，飛遁較快，後面接應尚未到，便連受敵人戲侮，未了還是敵人想要誘其入網，才得放下，龐化成還被隔斷在上，預計各攻一宮的主意，已缺其一，料知敵人預有成算，空此一門，必有深意，無奈一時氣忿心急，中了激將之計，勢成騎虎，不得不進，那木宮門外迎敵的，正是張瑤青，年紀雖輕，入門不久，因其心性靈慧，又是玉清大師開山弟子，甚是鍾愛，來時見他初次出山，除原賜法寶飛劍，和仙佛兩教禦邪防身的，各種仙法而外，並將自用煉魔之寶，羅刹金刀，賜他帶來，因聽說過形容，一見便認出來人是沙紅燕，一則初經大敵，未免謹慎過度，雖是誘敵假敗，稍爲吃虧，終給師門丟臉，上來便以全力應付，率性迎門到底，也罷，打着打着，忽又想起奉命誘敵入網，如何戀戰，罵了兩句，便收寶敗退，沙紅燕見他法力頗高，所用飛刀法寶，無不神妙，正待猛施殺手，忽然不戰而退，明知誘敵，但爲對方罵得刻毒，正中平日心病，一時激怒，立意追上，在未入重地以前，將其殺死，或是給他吃點苦頭，正尋思間，忽見前面現出一條甬道，知是木宮入口，自恃身有異寶，毫不在意，連忙急追上去，方想昔年三入勾波池，曾經陷身其中，所有五行仙遁，各種禁制，差不多均經見識，今日所見，爲何全不相同，沿途毫無動靜，決不似要發動景象，難道敵人竟將五行仙遁，從新佈置不成，果如所料，更須先發制人，免得吃虧，中他埋伏，雖有制勝之寶，到底費事，一時心狠，妄想把瑤青先行殺死，忙

縱遁光，急追上去，瑤青回顧敵人，飛行電快，還未引入重地，便被追上，情面難堪，又見敵人法寶，來勢利害，一時心慌，猛一揚手，將師傅佛門至寶彌陀珠，回手打去，此寶發時，一團青紫紺三色的祥光，出手立時化為千百朵五色金花，暴雨也似，無論人物遇上，便作輕雷之聲，紛紛爆炸，隨滅隨生，生生不已，威力絕大，更能分別對方善惡，敵人邪法越高，威力越強，全隨人的意念，與善惡氣機感應，對方祇非極惡窮凶，至多受傷，決不致死，再如不是妖邪一流，因與寶主人，發生誤會，致起爭鬥，那千百朵金花，便祇將人包圍逼緊，上下飛舞，不令進退，對方噴念一消，立時復原飛回，玉清大師，原因鍾愛瑤青，既恐在外吃虧，又恐少不更事，樹敵傷人，特把恩師神尼優曇，昔年所賜鎮山降魔之寶轉賜，使其在防身禦敵之下，不致誤傷好人，瑤青年輕好勝，又見峨嵋門下，一般同道，都是年紀輕輕，法力高強，惟恐失機丟人，仙府人數又少，所遇偏是最有名的強敵，未免担心，回顧敵人追近，木宮甬道，剛剛出現，惟恐在敵人尚未飛入以前，吃他追上，假敗變成真敗，心內一急，不暇尋思，便將此寶發出，沙紅燕本有乃師為他特煉的乾天罡煞之氣，籠護全身，尋常法寶飛劍，決難侵害，平日也頗以此自豪，那年三探幻波池，雖為妖尸所困，也因仗有罡氣護身，本身未受傷害，又見五行仙遁，尚未發動，一心自恃，想要傷敵，不料遇此專破邪法的，佛門至寶，眼看敵人，快要追上，法寶也自取出，待下毒手，猛瞥見一團酒杯大的，紫，青，紺，三色祥光，在面前一閃，還未看清來路，已化為萬點五色金花，暴雨一般，迎面打

到，發出輕雷之聲，紛紛爆炸不已，護身青氣，當時震破，這一驚，豈非小可，連忙行法抵禦時，敵人忽又收回法寶，往甬道中飛去，總算法力高強，應變神速，寶珠威力雖大，瑤青初得師傳，功候尚淺，不能盡量發揮，要差得多，又是志在誘敵，小勝即止，乘着敵人受傷停追，知已入網，由此永落下風，不怕他逃，忙收寶珠，向前飛去，否則，沙紅燕受創更重，初遇一個無名少女，吃此大虧，如何不急怒交加，以爲防身有寶，祇待取用，護身青氣，將來仍可重煉，怒火攻心之下，那還再計利害，一面取寶防身，力催遁光，切齒咒罵，惡狠狠朝前急追，接連三把，三尖兩刃的飛刀，剛發出去，猛覺眼前青霞，電一般急，微閃得幾閃，那條長甬道，忽然隱去，敵人踪跡不見，耳聽少女喝道，不要臉的妖婦，你雖旁門左道，邪法甚高，落伽山，黑神嶺，高居天半，風景更極靈秀，你在老怪物寵愛護庇之下，如若安分守己，除却應有天劫，誰肯無故招惹，平日仙山修煉，何等逍遙，無故倚勢橫行，屢次結黨欺人，不是明倫，就是暗盜，玄門中那有你這樣敗類，幻波池靈丹藏珍，前主人本有遺命，留與轉世舊友，和有緣之人，並非無主之物，以前不知難怪，現既知道物各有主，就應死心，上次你和同黨，爲妖尸所困，又全仗李周二位師姊，以德報怨，救你出險，你和同黨，剛脫危境，立即反恩爲仇，自來因果循環，祇要平心細想，你也修道多年，並非無識之人，此番你們如能成功，豈有天理，現你困入木宮，轉眼遭劫，似你這樣忘恩昧良，無恥之人，本不值與你多談，因奉師命，爲免不教而誅，良言相勸，如能革面洗心，回頭是岸，趁五行仙遁

，尙未發揮威力以前，卽速死心退去，念你累世修爲，你那師父情人，雖是旁門，自從躲過四九天劫以來，隱居落伽山，重定條規，不再自出爲惡，祇你是個禍水，雖因你師，溺愛袒護，仗他威勢，在外橫行，也不過是喜近羣邪，仇視正人，並不似別的妖婦，一味淫凶，無惡不作，再者，你師徒修煉多年，劫後餘生，也實不易，爲此放你一條生路，免得牽動全局，你師父本可無事的人，也因你捲入漩渦，就算他此時，仗着法力，受你蠱惑，自食前言，以大欺小，略佔上風，實則，與人無傷，早晚你師徒同歸於盡，何苦來呢，如聽臆言，便放你走，至於你所約那些妖黨，十九極惡窮凶，能逃生的極少，必被主人，一網打盡，劫數使然，你就不用問了，說時，沙紅燕早就激怒，氣憤已極，無如甬道隱去以後，當地便成了青濛濛一片，其大無垠的廣場，四面青氣氤氳，無邊無岸，敵人語聲，時遠時近，一任施展法寶飛刀，朝前猛衝，均無動靜，知已入伏，有心想要施展特備的，幾件異寶奇珍，一則，仙道威力，尙未發動，更恐敵人，事前驚覺，有了準備，一個不巧，被敵人用那兩件，仙佛兩門的至寶，制了先機，心思豈不白用，不如上來示怯，暫忍一時，相機發動，成功便罷，萬一又和那年一樣，便以全力，猛然發難，以毒攻毒，就着敵人五道威力，把整座依還嶺，震成粉碎，卽使靈藥藏珍，不能到手，敵人全數傷亡，好歹也殺他幾個，少出胸中氣惡，沙紅燕祇顧心存毒念，也不想，此舉要造多大罪孽，修道人如何能有這等貪殘陰毒的念頭，正在咬牙切齒，厲聲咒罵，靜候敵人，把話說完，相機行事，一面行法傳聲，與同來的辛凌霄，留車駢，

青笠三人，詢問有無成功之望，和敵情虛實，一個也未回應，料知形勢艱危，越發氣憤，心中恨毒，張瑤青性情溫柔，丰神美豔，連舉止神情，全像玉清大師，祇年輕氣盛，比乃師疾惡得多，因聽易靜等，說起幻波池，這場危難，全由沙辛二女而起，沙紅燕更是罪魁禍首，所有妖黨，也都是他約來，結果雙方均有傷亡，來的妖人，更是極少逃免，越發痛恨，雖以師命難違，事前加以警告，話却不大好聽，心想本是徒勞，又加了一點作料，就照乃師之言，婉勸對方，尙不能聽，何況使其難堪，先前又將他的護身青氣破去，仇恨已深，一個勉強說，一個勉強聽，平白耽延時候，瑤青不知乃師，藏有深意，借此延挨時刻，因素敬師，明知徒勞，依然把話說完，見對方一味毒口咒罵，直如未聞，越發有氣，突然現身喝道，無恥妖婦，禍到臨頭，好意勸你，還敢罵人，說完，手挽靈訣，朝外一揚，形勢立時大變，沙紅燕瞥見敵人，在前現身，怒火頭上，先把三口，五毒飛刀，化爲綠陰陰三道光華，朝前飛去，隨取法寶，正待施爲，倏地青霞奇亮，敵人身形忽隱，同時，眼前忽又一暗，青霞斂處，大地上，立時成了一片渾茫，四顧暗影沈沈，身外濃黑如漆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與以前被困所見景象，好些不同，方想五行仙遁，神妙無方，此地雖是東宮乙木所在，敵人如在此數年之內，真能悟出玄機，隨心分合運用，化生無窮，必比以前，還要利害，就許運用正反五行，由乙木化生癸水戊土，來誘自己上當，均未可知，陣中藏有大五行挪移仙法，反正衝不出去，不如靜以觀變，便把盛氣，強行忍住，一面運用玄功，以防不測，正戒備中，忽聽清商徐行，幽籟

頻吹，始而還是微風初起，輕颺遙作，淅淅騷騷，枝搖葉動，美韻悠悠，自協宮商，聽去十分娛耳，忽然萬木蕭蕭，狂飈驟起，澎湃奔騰，走石飛沙，萬籟競號，如擂天鼓，一陣緊一陣，匯成轟轟發發的厲嘯，中間更雜着一種，極尖銳刺耳的異聲，漸漸聲勢越來越惡，直似地軸翻拆，海嘯山崩，千百萬密雷，一齊怒鳴，那高法力的人，竟由不得聞之，心神皆爲震悸，暗忖敵人，果然盡得仙遁微妙，剛開頭發難，僅是耳聞，乙木威力，已有如此猛惡，下面危機，必比昔年，加倍利害，如換常人，不必別的埋伏發動，單這奇異的風木之聲，早就把人震死，方自入耳心驚，晃眼之間，面前由暗趨明，現出一片青濛濛的微光，仍和先前一樣，除一片渾茫，望不到底，也看不遠而外，更不見半點影迹，心想似此相持，等到幾時，同黨聲息難通，不知所經如何，多半落在下風無疑，反正要拚，何不試他一試，揚手又把飛刀發出，剛一出手，猛覺前面，似有極大吸力，暗道不好，忙即回收，三道刀光，本已投入青雲杳靄之中，仗着應變機警，收回得快，刀光祇在青濛濛的暗影裏，微掙了兩掙，居然收回，不曾失落，埋伏却被引發，先是眼前一花，一片青霞，微微一閃，晃眼烟嵐雜沓，碧雲如浪，由上下四外，鋪天蓋地，潮湧而來，初起時，還未覺出十分猛惡，剛一上身，風木怒嘯之聲忽止，碧雲立化青霞，壓上身來，當時成了一片雲海，人困其中，那力量大得出奇，如非先有法寶防身，功力又高，幾被壓死，就這樣，護身寶光以外，行動仍是艱難，大有進退不得之勢，那碧雲青霞，電閃濤翻，越來越急，勢也更猛，環身四外，忽又現出大小千百萬根，

木形青色光柱，紛紛擠壓上來，前排到了身前，爲寶光所阻，便即停住，不再前進，後面的又冉冉飛翔而來，擠將上去，似這樣，一層跟一層，越聚越多，勢也由慢而快，越來越密，一會功夫，便密壓成了一圈青柱密林，爲數何止千萬，除却護身寶光，數丈方圓以外，全被青色光柱塞滿，前排的爲寶光所阻，環繞矗立，本難再進，無奈後面光柱，爲數太多，爭先擁到，一味前衝，等到擠成一片，便互相旋轉，磨擦起來，漸漸越轉越急，發出一種極繁密的，札札怒嘯，比起先前萬木鳴風所發異聲，更是尖銳淒厲，震悸心魂，那壓力也增加了不知多少倍，沙紅燕到此境地，才知敵人，於數年之內，果然悟出玄機，便昔年妖尸在此，苦煉百年，又是聖姑惟一門人，尙無他的利害，有心施展太白精金之寶，以金尅木，又防敵人，中藏反正生化之妙，由木生火，反尅其金，如照預計，同來五人，分攻一宮，互用傳聲連繫，各仗尅制本宮之寶，同時下手，就說仙陣難破，也可無害，偏是敵人利害，才一飛進，便失連繫，連用傳聲，均無回應，一個較強的同黨，又被隔斷在上，空出一宮，敵人全成主動，開頭便被佔了上風，歷時已久，所約援兵，一個未見下來，想連鄧屠二人，也被隔斷在上，照此情勢，分明敗多勝少，自己無防，辛凌霄，留騁，車青笠，三同黨，却是凶多吉少，正在越想越急，打算遲一會，乙木神雷，發動以後，或是光柱頂上，發出火花，然後猛施全力，拚他一，就勢衝往別宮，看辛，留，車，三同黨，是否傷敗，率性會合一起，相機再下毒手，免牽動全局，使同黨也遭池魚之殃，正在奮力抵禦，待機欲發，覺着乙木威力，越

大，不特防身寶光，被其四面逼緊，寸步難移，那壓力之大，更是驚人，防身法連受四面重壓，已漸禁受不住，倏地天崩地塌般，霹靂連聲，前排神木光柱，好似面擠軋，四外皆敵，不能抵擋，宛如大片迅雷，紛紛爆炸，前排剛一震散，後面光柱立時狂湧上來，將其塞滿，仍舊電流星飛，互相擠軋排盪，相繼爆炸不已，當時情勢，宛如百萬迅雷，紛紛爆炸，前滅後繼，生生不已，威力越來越猛，祇見青霞羣飛，精芒電射，身外寶光，受不住那無量衝擊壓力，四外震撼，眼看就要破裂碎散，凶多吉少，雖然身藏異寶，預有準備，至不濟，尚有脫身之策，也是心驚目眩，由不得胆怯起來，正在奮力強抗，一面準備，以防萬一，事也湊巧，當沙紅燕，正在緊急關頭，箭拔弩張，快要發難之際，英瓊恰將鄔勤，誤帶入陣，因憤妖人凶殘，癩姑也是疾惡如仇的心理，剛巧留駢，車青笠，妄恃帶有剋制之寶，將水土兩遁引發，仍然不知進退，二女心想，今日來的妖邪甚多，勢已至此，除得一個是一個，定數所限，竟把沙紅燕，這一個禍胎忘却，正發揮正反五行威力，想把鄔勤，留駢，車青笠三敵，一齊除去，忽想起辛凌霄可憐，恐遭波及，又防他不知好歹，特把總圖轉動，把三妖人伏誅情景，現與辛凌霄去看，使知戒懼，五行仙遁，各宮原有呼應，癩姑和辛凌霄問答，由英瓊主持仙遁，祇顧除惡快意，忘將木宮掩蔽，他這裏如法運用，木宮也自現出景象，沙紅燕本就憤極，忽見萬丈青霞中，先現出一片黃色光霧，裹着一團寶光，中一道人，正是留駢，在霧影裏，奮力掙扎，神情狼狽已極，方想衝上前去，與之會合，黃霧影裏，忽冒起一片